

淨空法師北京訪問記

何云整理
淨空法師修訂

淨空法師俗名徐業鴻，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生於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。抗戰時求學於貴州銅仁。抗戰勝利後就讀於南京市第一中學。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到台灣。認識了方東美先生（方苞後裔），從方先生研習哲學、佛學，後又分別受章嘉大師、李炳南居士指導，修學佛學十三年。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台北圓山臨濟寺剃度，法名覺淨，字淨空。皈依佛門後，勤研佛教理論、佛學經典，在台環島講學弘法。自一九六〇年起，擔任佛學講座、講師、教授、佛教會大專院校佛學講座總主講。現任美國達拉斯佛教會會長、澳洲淨宗學會會長、新加坡淨宗學會導師、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導師等職。

作為一位在中國大陸佛教信眾中廣為人知的高僧，淨空法師十多年來多次返回祖國訪問和探親，一九九九年三月底至四月初，老法師在北京短暫停留數日，期間專程探望了全國政協副主席、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，並與中國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、王作安副局長、統戰部二局蔣堅永副局長、李運來處長等面晤歡談。趙樸老與老法師是相知多年的故交，十分關切地詢問法師在新加坡及海外各地弘法近況，葉局長則對於法師弘揚中國文化優良傳統、堅持兩岸和平統一立場、特別是致力國內抗洪賑災的感人事跡，進行了熱情肯定和致以敬意。這次北京之行時間短促，但是對進一步促進海內外佛教交流、增進了解鞏固「黃金紐帶」起了良好作用。我們利用老法師略作休息的間隙，向老法師作了短暫的採訪，以下是這次採訪的主要內容：

何：感謝法師慈悲，給予了這個採訪的機會。我們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國大陸，已經和正在閱讀老法師著作、聽音帶的信眾，早已超過百萬之眾。海外華人中間聽法師著作的信眾更早更多。如果說：「有華

人處必有金庸」，那麼，有華人處必有老法師您這樣的佛教著述，相信此話不為過。再具體還可以說，大陸寺院凡有藏經處，多半有佛陀教育基金會的贈經和贈書。但是，從這些贈經贈書中深受法益的人多，了解其中緣起的卻很少，首先想請法師對此予以介紹。

淨空法師(以下簡稱師):此事緣起是一九八四年，我在香港講經，宏勛法師來見我，她對我說，大陸「文革」之後，寺院太缺經書佛像，您有個佛陀教育基金會，能不能多出力幫助一下？我在問清她確有穩妥，合法的輸送渠道之後，就答應了。問她要多少？宏勛法師回答說多多益善。從此我們台灣及海外各地印贈經書，總是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數量留給大陸，印刷重要的經書，分配的數量更多。

何: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，佛陀教育基金會贈送大陸的《大藏經》達到 800 部以上，九三年一年送給北京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和全國重點高校的《四庫全書薈要》就有 33 部，這種五百本一套的《薈要》，每套價格在 20 萬元以上，僅此兩項合計就是兩千好幾百萬人民幣。我們知道，您是從來不蓋廟，把所有的善財都用到佛教文化教育事業上來了。現在您跟台灣佛陀教育基金會還有何關係？

師:這個基金會是我和簡豐文居士創辦的，我擔任首屆董事長，從一開始我就要求定期換屆，不要讓我掛名到底，可是一直至今，我已經辭了十幾次，總是辭不掉。依舊做一個掛名的董事長，這是他們大眾熱情愛戴，實際上多年我都沒有過問他們的業務了。

何:近十年來，您更多致力「淨宗學會」，想請法師對此也作一介紹。

師:一九八八年，我來北京拜訪當代淨宗大德黃念祖老居士，我們是同一個法脈淵源，都是全力修學弘揚夏蓮居會集的《無量壽經》。他說夏蓮居老居士有一個大心願，就是把「淨宗學會」弘揚起來，希望我在海外先搞起來。我認為，夏老居士用「學會」這兩個字用得好，是古時「蓮社」的現代化。我完全同意！這個大體上都是以華人社群

為基礎的純正佛教教育組織，於是就在世界各地搞起來了。在學會的「政治立場」中，強調「始終如一地支持祖國統一大業，及任何有利於民族融洽、宗教和諧及人民安和樂利的舉措。」目前世界各地淨宗學會或在我倡導下專修淨業的，已超過50所，性質和過去的蓮社一樣，他們各自獨立，沒有統屬組織，只有彼此聯誼，互相協助，特別是在教理研習和念佛修行上。每一學會的人事、財務、行政管理都是獨立自主。我們無權過問。因為各地同學大眾的愛護，經常接受邀約前往講經弘法。所以有機緣要求各個淨宗學會之間，能夠作法門兄弟，互相協助，自行化他，淡化形式，注重實質上的修為，時刻牢記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，信願念佛，歸心淨土」的修學目的，為把佛陀教育事業及淨土法門發揚光大而努力！

何：在您的倡導下，專修淨土法門的人越來越多，我知道，北京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中間就有這樣的人。但是，也有個別居士產生了困惑，比如對您提倡的只念一句佛號，就心存疑惑，請您對此稍作開示，指示路徑。

師：「佛教」是佛陀的教育，是智慧的教學，指導我們怎麼做人、處世。佛法所講，並不是任何一個狹小的圈子—比如種族、宗教、學術、國家、世界都不是，而是講的無限時間、空間，無量世界眾生之事。八萬四千法門，完全可以隨自己的需要、意願、選擇修學。不管選擇哪一門，都應當堅持一個總的原則，這就是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。淨土法門最切合現代社會根器，可在動中、靜中、工作中、休息中隨時隨處，不拘形式，隨意而行。時代在不斷發展，社會在不斷轉型，如果能在這個多變的時代，保持一顆真誠清淨心不變，保持永離六道的意念不變，保持念佛修學、看破放下的精進不變，絕不會空手而回。

何：您特別強調「願心懇切，信心堅定。」

師：是的。修學者如果對淨宗的理論、方法、境界，或導師，心

存疑惑，並沒有關係。你覺得哪個法門適合你，你就學哪個法門，但是一定要對老師，對自己都抱有信心。我這幾十年有幸遇到三位好老師，在親近方東美先生時，我知道了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在追隨章嘉大師的年代，我明瞭了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這六個字的真諦。所以，後來十年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按老師的要求把以前所學的全部放下。那時深深地體會到，縱然千經萬論，部部皆能大開圓解；八萬法門，門門都能直趣般若，但學佛者在下手時一定要遵循一門、一條路而入。也只有這樣心才會專，心專一，自然定力日增，智慧日長。持之以恆，不管在佛學知識上，還是在修行見地上都會有明顯的成就。

淨土法門雖難於產生信心，但卻易於修學，所以，只要大家肯幹、真幹，不懷疑、不間斷、不夾雜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把每一個心念都轉換成「阿彌陀佛」的心念，這樣我們一定會成就。

何：從宗教歷史上看，大凡遇到社會急劇轉型，宗教內部大變，大改革的歷史關頭，所謂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總有大智大覺者發前人未所發，振臂一呼，驚世駭法。六祖惠能就是一個例子。相應地，作為與之同時代的信眾，可能更需要檢視自己的素質和胸懷，適應時代的變化。

師：佛陀的教育，和儒家的教育一樣，至少有三個層次：第一教人懂得人與人的關係，在任何不同族群和信仰關係中都要和諧相處。第二是教育人懂得人與大自然的關係。今天為什麼會出現地球生態環境危機？地球為什麼會病了？就是因為人不懂怎麼和大自然相處。第三是教人懂得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，這一條往往是現代知識分子所見不及的，他們也因此往往把佛法視為「宗教」。更等而下之的，還和「迷信」劃等號，這是實在可惜的。黃念祖居士是搞理工科的，他就說宇宙其實存在多維空間，只是人不知道怎麼才能突破多維次的時空。佛告訴我們法界原本是一真，多維次是由眾生妄想、分別、執著而變現的。只要能澈底放下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就能突破時空維次，看到一

般眾生看不到的一真境界。這才是佛陀教育的最極目標，轉凡成聖。

何：今年是一九九九年，適值「世紀末」，「世紀末情結」搞得人心神不寧，《佛教文化》雜誌為此組織過文章談「世紀末」，也想請對讀者就「世紀末」有所寄語。

師：心清淨，則身清淨；身心清淨，則環境清淨。佛法的一條根本原理，就是要求人做到「境隨心轉」。反過來，「心隨境轉」，如看風水、算命、看相，則一生命運必定受外界主宰，佛說此人為可憐憫者。我在海外一直提倡「四好運動：存好心、行好事、說好話、做好人」，能如此，則命運由自己心行作主，也就無所謂「世紀末的情結」了。

何：一九九二年，趙樸初會長在上海漢語和佛教教育座談會上，發表了有關培養僧才的重要談話，指出「當前和今後，中國佛教最重要的事情，第一是培養人才，第二是培養人才，第三還是培養人才！」從海外佛教界來說，最早和最積極響應樸老號召，為祖國培養講經弘法人才的，就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淨宗學會了。從九二年的以後幾年，在國內，中國佛協舉辦幾屆執事進修班，在海外，您在倡導辦了四屆弘法人才培訓班（學員大多來自中國）。您在這方面的教育理念，不但自覺且別具特色，在使用電台、電視台、衛星電視和網路等現代傳媒手段推行佛陀教育方面，法師還首開風氣之先。想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理念。

師：往年黃念祖老居士、韓①居士，還有幾位出家的大德們，常常勸我辦學培育弘法人才，我也有此心願，只是人力財力場所都缺乏，我等待機緣。以後到新加坡弘法，韓居士與李木源居士談到此事，李居士決心成就此一因緣，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訓班就這麼辦起來了。經過二屆培訓，我們大家對此舉也加深了信心、願心，使多年的心願得以落實，報答佛祖之深恩，只有人才輩出，才能續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正法久住。佛法正規教育重要，但對一切眾生的機會教育也很重要。

真禪法師在世時，有一次我去上海玉佛寺訪問，他送我出來時，

路經天王殿，我對他說，您還要應付別的客人，請留步。因為當時我看見有兩個海外觀光團正聚在那裡，導遊所講的不如法，也沒有小和尚出來講，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教育，我就上去給他們講：天王殿是做什么的？是向大家上第一堂佛教入門的課程。入門第一眼見到彌勒菩薩（布袋和尚），就是教大家進入佛門的第一個條件，學習寬容，包容一切，生平等心，成喜悅相。這是前提！接下去，我給他們講解四大天王的形象和寓意，觀光團人們的興趣越來越濃厚。實際上佛教的教學是非常藝術化的，每一尊造像，每一種儀式，每一個供養具都是非常好的教學工具，都有無限深廣的表法意趣。如果我們進入任何一座寺院，在天王殿首先所看到的是一尊袒胸露乳、笑容可掬的彌勒菩薩塑像，它代表的是一—如果想學佛，如果想作菩薩，第一便要從「歡喜大度」修起。要學會包容別人、體諒別人、時時笑面迎人，不生煩惱，對任何人都能平等看待。這樣，我們才有資格進入佛門熏修。由此看來，這「微笑運動」還是佛教首先提出的。另外，「四大天王」、「四大菩薩」、「十八羅漢」等所有塑像；供香、供花、供果等種種供奉儀式，各有其表法深意。

你想想看，佛家教室裡一切塑像藝術都有極精彩的教育在其中，身為法師，如果不能利用機會講出來，利益來訪的觀光大眾，豈不是太可惜！

何：法師和李木源居士在這次北京之行後，對於今後繼續舉辦弘法人才培訓工作，將有什麼計劃？

師：沒有具體計劃，因為如果繼續為祖國培養弘法講經人才的話，這要按照國內的政策法規、循穩妥的步驟去辦理，要取得中國佛教協會支持與合作。希望這樣的培訓班，最好還是在國內來辦。

何：法師在海外運用「第一媒體」—電視來弘法，經驗豐富，請談談今後的設想。

師：我認為這是 21 世紀佛教的一個中心課題，環顧今日全球，多

少國家和地區社會動亂不寧，皆是因為缺少道德倫理教育。如果利用現代科技手段，每天能在電視上播出一點佛法教育，不要多，每天只要一個小時，一年下來，這個社會局面決定有好的轉變。我要是有錢，就會搞一個佛教衛星電視。我看到用那麼多錢拿去修廟塑像，實在可惜。當然不管在哪裡，覆蓋面這麼大的「佛法教育」節目，都要慎重，要認真審查。但是，這麼好的工具總要利用起來，我現在在美國就有七個電視台播我的講經節目，一周有五次，每次半小時，每天重播一次。為了適應電視播出，我講經就以半小時為一個單元，講到半小時就停5秒鐘，便於分割製作錄像帶。在海外弘法，語言障礙較大，培訓又懂英語又懂佛教的人才，不容易。

何：去年國內抗洪賑災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淨宗學會在老法師倡導下，踴躍捐款捐物。僅夏季捐款就超過人民幣百萬元以上，到了冬季，又為東北災區人民籌備過冬棉衣和棉褲十萬套。

李木源居士（以下簡稱李）：我們在東北託了可靠虔誠居士，不但在保證優質原料的前提下，將每套成本降到了50至60元左右，而且全部交給下崗女工加工，創造一點就業機會。

何：錢、物兩項加起來，總在千萬元以上，國內對此知道的人不多。

李（笑）：我們的原則是一做過了就忘記，因為我們是同胞，這帳怎麼記？比如給父母和孩子錢，誰會去記呢？我們這幾年組團回國，所到之處，發現飯菜太多，吃不下，我們大家就每人帶上食品袋，將乾淨的飯菜裝好，送給需要的人分享。人生苦短，一輩子一晃就過去了，為個人利益去計較沒什麼意思，師父一天不講經就不行，這是為他個人嗎？不是的。

何：中國佛教教界知道居士大名的人很多，真實真正認識您的人並不多，是因為您和法師帶領新加坡佛教信眾為祖國為佛教做的事情多。不過，捐款捐物數目這麼大，如何能使之運用到位呢？

李（笑）：這是因果錢。為賑災交給他，他要怎麼做，他自己負責因果。師父總說：「佛教」就是「佛陀的教育」，佛怎麼教，我們就要怎麼學。人人都求福，什麼才是福，怎樣才能得到完善的人生？我覺得，就是四個字：「依教奉行」。遵守「八正道」，就一生平平安安。

師（笑）：見錢眼開，是妖魔鬼怪。見錢眼閉，就是佛菩薩。

何：聽說法師和居士正在新加坡籌備「新加坡宗教和平嘉年華會」。

李：時間預定在公元 2000 年 12 月到 2001 年 1 月，因為科學家說，2001 年才是 21 世紀開始。我們希望在 21 世紀開始之時，真正實現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大團結，不但教會之間團結，而且深望做到宗教信眾個人之間的團結、融洽合作、共存共榮，就好像這滿屋的燈光，不只是一盞燈照耀的，滿屋生輝，你說是哪一盞燈的作用？

師：新加坡政府也在積極支持這項大的活動，這對社會安定、種族和諧有很大的貢獻。在經費來源上，我們也正在努力籌集。我在新加坡開講《華嚴經》，希望將佛陀在經典上講的理論、作法、境界，都能落實到人人生活、工作、處世待人接物上，而得到幸福美滿的享受。《華嚴經》顯示了虛空法界一切眾生，一切人、事、物同來自一念自性，故諸法平等，法法第一。所有的族類、宗教都是第一，沒有第二和第三，大家彼此之間，融洽歡樂還來不及，爭個什麼？

何：希望這個活動成功，希望成為新世紀改寫宗教歷史的新舉措。

謝謝法師和李居士接受採訪！

淨空法師專集網站(簡)製作